

古今說部叢書

第六八集

中華民國二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四年一月再版

(古今說部叢書第八集)

(定價大洋壹元陸角)

校輯者 國學扶輪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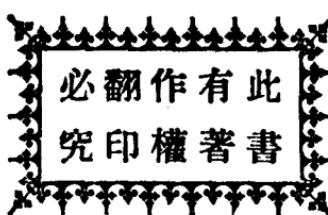
發行者 中國圖書公司和記

印刷所 中國圖書公司和記印刷所

發行所 中國圖書公司和記及各省支店

代售處 商務印書館及各省分館

必翻作有此書著權究



序

國家所與治民者。良有司耳。有司爲親民官。爲牧爲令。上者守。民事無一不重。而訟獄爲尤重。堂皇判決。是非皎然。善知勸惡。知懲而人心風俗。默爲轉移矣。一或蔽於昧。蔽於惰。蔽於私。蔽於自恃。而不能虛衷以研之。獄之成也。是非失實。譎張者逞志。馴良者吞聲。而陰爲搆煽蠱惑者。益肆其技而無所憚。治獄之得失。所繫綦重如此。而况讞關人命。出入尤鉅者乎。余讀遜齋先生傳。及平反湯溪酈十九案。而不勝慨然也。先生守金華。廉知是獄。鞠得實。歡聲騰閭巷。以爲神明。然竟以是失上官意去職。夫仁人之用心。其勤民立事。豈以仕途亨屯爲芥蒂。而司察吏者。乃徇一偏之好惡。而人才沈抑。不亦重可嘆哉。余宦游山左。有年得交先生來孫愷軒。藹如醉如。久而益敬。因出所刊先世遺集。遜齋偶筆。畫溪詩集。先生作也。陽湖縣志。先生傳。均小有齋自娛集。先生子陶村公作也。先生改官後。令山左曹縣。曹人戶祝至今。而陶村公茂於學。主講席。及門多顯達。蓋先世著述甚富。兵燹之後。此其僅存者耳。先生父子旣仕學發聞。而

其所著詩古文辭暨彙記各帙。膏沃聲宏。精采爍露。蘊之淵斯抒之卓。於以知文以載道。輪輶非可虛飾。而出處一貫。當思其所由來也。爰就管見謹識數言。固陋之譏。知不免爾。

光緒七年歲次辛巳秋日宜興宗後學家杰拜撰

自叙

余年十三隨先大夫任始爲樂陽之行。衛齋扁閑鮮聞見道途所經。忽忽四十年亦不復記憶。壯歲客京師不出廣甯門者六載。雍正癸卯就山右學使者之聘。經恒山涉桑乾皆窮日就邸。至則操鉛槧焉未浹歲還試禮部五台雁門諸勝。仰首遙矚無由一至其地。自丁未貳守浙中。僕僕道途。武林苦霽發睦甌越泊濱海諸郡。頻往返而天台未及一游。雁宕密邇甌江。屐齒未到。陸行赴閩。溯灘而回。其間山海交錯。日經險巇。因公事旁午。過且弗留。嘗一登鼓山。力倦而返。蓋素乏濟勝之具。而心手頑鈍。山靈故靳相見也。迨乾隆乙丑謫官甯海。茅齋一樣兀坐竟日。無復游覽之興。自問足跡所到十不及一耳。目所睹記者。其奚能賅而存焉。丁卯秋兩兒歸應省試。散衙後隻影自隨。有兩僕黃昏時。齁鼾聲與蟲聲相間。輒剪燭舉嘻。昔所經及見聞之頗新異者。各綴數語。尹曹後日事簿書。束之高閣久矣。判張常氏牘略具始末。李妮朱耿氏二則。連類及之。附於諸節烈後。乾隆十八年癸酉季夏毘陵徐崑國山氏自記。

遜齋偶筆上卷

毗陵徐 崑國山氏著

湯泉

甯海東四十里。有湯曰龍泉。出平地。在道旁。亭障久廢。城南鵲山亦有湯。乃在澗水中。四圍皆涼。中獨熱。過者或爬沙爲坎而浴之。聞歸仁里亦有湯。未至也。文登之七里湯。有屋可居。獨棲霞艾山湯最稱善。無硫黃氣。招遠東門外湯泉。有官堂民堂女堂。以其近郭而有障也。浴者頗多。惜微有硫黃氣。不及艾山湯。上有池可熟菜。其上水溝泉涓涓來。熱氣上騰。居民取其水入盆盎中。卽置泉上。煎之成鹽。下流入溪。半燠半涼。截然中分。名鴛鴦河。冬月經數里。乃凍。海濱岑寂之地。一郡中乃有湯泉數處。若在通都大郡。粉飾爲工浴者必踵相錯。日夜不休。名與驪山相埒矣。而爭攘其利。因湯得禍者。又豈少耶。然則爲茲泉惜也可。爲茲泉幸也可。

松巒廟

龍泉湯之西三里許。有廟曰松巒。祀漢壽亭侯。四圍皆松。大者數十圍。不下二三千株。夏月過此。涼風襲人。登高臺四望。意豁如也。濤聲盈耳。如坐海橋。松花四落。香沁肺腑。塵寰中勝境。不意於荒陬遇之。其南十餘里。則有煙霞洞。

煙霞洞

甯海東有崑嵛山。延袤百餘里。界文甯之交。其主峯曰太白。極高峻。數十里外。望之隱隱如泰山。其下舊有太白庵。已久廢。僅通樵採。登臨者絕少。煙霞洞者。崑嵛之堂奧也。四圍皆山。奇秀天挺。削若芙蓉。松檜鬱葱。隔絕人世。迥非坡陀漫衍尋常林麓蹊徑。洞有二。其最高者爲老洞。猿狹所居。逼仄不可上。稍下爲小洞。片石斜覆。中空如廣廈。上有亭。旁列石可坐。小松偃覆。亭亭如蓋。右側大石一。高可十丈。大如廣廈者三。之蹲立左顧。鐫曰棲雲。層巒疊嶂。環拱几席。大樹千章。皆合抱。松風謾謾。如聽洪濤。對面一山。最爲秀拔。直逼雲林筆意。樹木尤多虬枝點雪。雖工畫者不能到也。已巳冬陟其巔。吟眺移晷。悠然有世外之想。折旋而下。藤葛攀附。幾一里至廟。得少憩。廟祀老子。屋數楹。適當對山之衝。

山門瞻眺。不忍移步。惜兩旁蓋寮房。皆背山而拱北。若惟恐山靈之相見者。自此而下。皆行松徑中。不二里。乃至山麓莊院宿焉。時月未出。四山黝黑如屏障。殘雪掩映。若明若滅。高低曲折。以意逆之人聲寂靜。或聞宿鳥撼枝。微響四達。此境城市居人夢想不到。山居者又或習而不察也。何時得掛一瓢。了此宿願哉。

銅碑鐵樹

俗傳煙霞洞有銅碑鐵樹。名甚奇。詢之土人云。銅碑石質。擊之響應山谷。今碑旁擊痕深寸許。旁有碑林立。皆不爾。夫石固有聲。此石之響無足怪。鐵樹高三四尺。大盈尺。無枝葉。色黑如鐵爪。其皮有生氣。不知歷年幾許。聞昔苗一枝棗也。向在老子廟旁。道十鑿石砌道。掘去之。今槁矣。吾鄉白雲溪蔣氏宅。爲東坡故居。有香海棠一株。天下無雙。四十年前爲炊煙所逼而死。天生神物。乃見戕於廚娘野道之手如此。

懸姑頂

嶽姑頂。在煙霞洞東數里。山峻拔高於洞。而遙其幽。巖上殿宇翼然。松柏環拱。亦勝地也。山東西有二徑。皆可上。陡絕處甚苦。足力。四五月間。婦女行香。聯袂而上。殊不爲意也。廟祀碧霞元君。萊陽周方山有記云。山名姑餘。爲麻姑修道處。今乃祀嶽神。且易其名曰嶽姑頂。譽之延賓於此。歷年不去。并其室而有之。無乃非人情。然而嶽神帝者。司禍福能奔走士女。廟祝利之。若祀麻姑。求福者不至矣。則其祀嶽姑也固宜。

九龍池

周方山蒼山九龍池記。云崩崖對立中。一石長二里許。九孔涓涓吐溜。自一池至三池漸高。相距近而平。四池稍遠而險。五六七池。峭壁直上。不可攀躋。望見之焉。其八九池不可見。距石之巔。陟其右崖。行六七里。始至龍池。上流沿河北下。巨石當其衝。上廣下銳。躍而下。乃見上池。而九池大小深淺欹平。皆得寓目。復疊石躍而上。循故道至四池。飲其水。此可謂好事者已。余游煙霞歸。經蒼山。心羨所謂九龍池者。冀得一游。會薄暮不果。

蓬萊閣

閣在登郡水城內之西北偏山上。閣外卽雉堞。臨大海。北望無際。有碑額曰難爲水處。相傳東坡禱於神。見海市卽在此閣中。有髯蘇像焉。東北無大島。夏月可觀日出。或曰不如泰山日觀峯。所見者大而殷紅浴水。條升條降。與山光相上下。其山下仍晦黑。種種奇致。蓋泰山極高。故離海雖遠。而見早。蓬萊之與泰山。高下不知幾千萬丈矣。余攝海陽令。縣署在山坡上。高於城。大海傳城脚。冀得異觀。雞未鳴而起。候日出至黎明。不見日影。及出。僅如太浴盤。徑不滿丈。俄而紅光射人。不可復視。與平地所見。相去無幾。乃知所處者卑。見之不早也。然蓬萊閣極宏敞。其下有廟。有亭。有臺。碑刻頗富。海外有島。碁布星列。風起濤湧。鶩鷀羣飛。風定浪平。遠檣將至。如豆如粟。海市忽起。一望千里。纖悉畢見。夫是之謂大觀。

沙門島

嘗閱傳記。沙門島爲竄逐罪人之所。疑其去中國甚遠。及謫官登州。上蓬萊閣。

見海中島嶼大小不一。東北一小島直削巨浸中。問其名沙門島也。俗呼紗帽島。以形似故。離岸不數十里。望之色赤。無林巒。絕人跡。遷客至此。驚濤日夜聒耳。魑魅與居。不必投諸海中。已知死所。欲如余之悠游內地得乎。

石門洞

浙之青田縣西甌江中。兩山相抱若門。名石門洞。非洞也。中有屋舍十餘楹。田如干畝。黃冠居之。陸行半里許。有堂三楹。面石壁。壁頂突出。瀑布懸空而下。高數百尺。皆作雲霧。隨風旋轉。如游絲玉屑霏微。有無間。匯入於潭。聲甚清越。絕不類他處。如匹練傾瀉聲澎湃也。潭左有石穴高三丈。寬如大廈。斜削逼瀑布數丈。許朱欄曲檻。游人徒倚其中。風飄水氣。時拂襟袖。如濛雨。不甚沾溼。其堂爲劉文成先生讀書處。有碑記。余鄉蓉湖周公督學時匾記之。

仙洞

介溫台二郡海中。有玉環山。延廣百餘里。山海交錯。地肥饒。兼魚鹽之利。舊爲棄壤。惟濱海貧民。拾蝦蚌。採薪蒸者往焉。制府李公以其逼近內地。宜就約束。

選太平令張公坦。熊開闢而鎮撫之。度地築城。墾田十餘萬畝。榷鹽捕魚。遂成沃土。設溫台玉環同知。卽擢張公往蒞。時雍正庚戌辛亥間也。余分守溫州。以公事至其地。張公治具招游仙洞。恍然得世外桃源洞。距城西十二里。千山環抱。徑路幽折。瀑布數十丈。蜿蜒三折而下。匯爲溪潭。潭側有亭有臺。有船房數楹。四周樹木叢密。多異花藤蘿。莫能舉其名。入坐良久。啜山中新茗。兩腋風生。幾忘此身在塵寰中。瀑布之上。遙望叢篠翠蕉間。隱隱有一洞門。艱於足力。不能上。余在甌九載。凡三至玉環。必憩息竟日。於山靈似有緣者。

小飛來

小飛來在吳山丁野鶴祠前。大石三四。直立天然。曲徑中通人行。上有大石一。平覆如頂。四圍脫空。如人力昇置之者。其大如屋。雖千牛弗能舉也。頂中透日光一線。如飛來峯之一線天云。

小巫山

小巫山制府李公所開闢。在吳山火神廟西南。其峯大小十二。皆天成。不假斧

鑿峯不甚高。高下位置雖雲林大癡亦遜其自然。李公門榜一聯余僅憶其對句曰。擗出真山作假山。天然警句。

丁家山

丁家山亦李公所開闢也。在裏湖之西路徑幽折道旁小石形似龍走或如園林中假山。其上有船房數楹。登亭可覽全湖之勝。下爲道院側有小山彷彿小巫山。山中潭水清澈恍若壺中小景。一邱一壑乃在層巒疊巘之上。

石公

太湖北洞庭山勝地也。其東偏有山曰石公尤奇。山純石青白色質堅緻四面皆方幅直立如削成。或如堂或如大廈或如城高者數十丈低亦不下數丈。旁無附土中或通徑道仰視天皆一線。或曰蘇湖二郡秀氣所鍾鑿之不祥江浙同時興築海塘湖中三山元山蘇之金蕉湖之堠山及浙東之羊大諸山斧鑿不絕而此山獨完。

皈雲洞

坂雲洞。在石公山東北。深數十丈。高十餘丈。洞口之石。纔高丈餘。呀然中空。一石自洞後側立而出。適當其中。劙鑿作大士像。高可三四丈。妙相莊嚴。跣足直立。微側其身。手撫童子作顧盼狀。裏以赤金。雖道子妙墨。不能過。其背卽山石也。四周就山石刻作鸚鵡楊枝淨瓶之屬。極工妙。門設朱欄。樵蘇者不得入。顏曰坂雲。稍北又有一洞。較小。四圍皆空中。有一石。自上而下。上豐下銳。極圓。高數丈。如塔影倒垂。離地纔數寸。尤奇絕。

五顯嶺

閩越之界爲仙霞關。其南十餘里曰五顯嶺。廟神五甚靈。土人祀之。惟謹云。閩逆亂時。嘗勒兵至嶺。見五將軍率兵遏之。不敢過。偵視無有。再過復然。其卒伍踉蹌。倒戈墮嶺。死者無算。閩逆卒就擒。

仙霞關

歲庚戌。余自杭。遵海濱。陸行至甌。復自甌至閩。日行山嶺間。奇峯峭壁。高下崎嶇。過坳嶺。飛巒路逼仄。而多折旋。輿人前者趾東向。後者尙西行。筍與中懸。下

臨絕澗心悸不敢發聲。險絕處策杖步行。常捫壁而過。歸溯灘河而上。劍石急湍。日經百險。至浦城。復舍舟而陸。道經仙霞關。意其險有倍於前者。迨至關。關門南北各二道。極寬。石板鱗次而下。往來掉臂。曾是不意也。舉目四矚。豁如曠如。道旁高樹林立。鼴鼯跳躍密葉中。鳥聲相聞。多竹雞鷗鵝。頓忘行路之苦。人生天地間。跬步皆可遇險。不必盡耳。其名耳。其名者。或未必盡然。大率類此。雖然。不歷險。不知坦途之可樂也。

灘河

福建自水口而上。河極寬。流迅疾。小舟溯洄。雖險尙少。灘自延平至建甯。則無處非灘矣。其最著者。以百數。而黯澹灘阿彌陀佛灘爲甚。黯澹灘高如杭州之海門。潮橫截如白練。二三里外。卽聞灘聲。逆流而上者。預集鄰船。水手十餘人。添繩并力。傴僂叫號。步不過數寸。鶴首飛濤。如噴珠。若繩繩中絕。不知所止。然猶可傍岸。客起陸行。未爲險也。余時坐憩巖上。看挽舟。見上流船放灘。極險。灘之上。水平如鏡。舟人預立竹芭。護船前後。高出一二尺。篙師立船頭。執招舵。

師手舵惟謹。水手三四人。兩旁執篙。皆屏息伺立。至灘下如矢。灘高於船。沒不可見。轉瞬間。船離灘已一二里。顧簸如一葉。頭尾竹芭中。水淙淙下。灘四旁叢石如虎豹搏噬。少不戒。蟹粉矣。爲股慄者久之。阿彌陀佛灘。四圍無岸可挽。大石林立。水紆迴而迅駛。舟行石罅中。順水疾如梭。篙師執篙。左右顧。分寸不容或爽。過灘回視。有石柱立水中。上鐫佛號。蓋有戒心。籲神助也。

鼓山

福州鼓山稱勝地。余在閩兩閱月。公事畢。肅客登鼓山。過海汎。及山麓。曰。鼓山下院。步行而登。纔二里許。憊甚。憩半山亭。詢之土人。曰。自此至山頂三里。松陰夾道。隨處可玩。下此無有也。余興勃然而倦於足力。不能登。客曰。使人至山頂借寺僧椅縛作籃。昇而上何如。余曰。似此游山。豈不令東山笑我。諸君且上。我歸作臥游可也。不果。登余在浙十餘年。天台雁宕屐齒可到。金華洞爲洞天之一。聞游者必昇小舟山上。乃可入。俱不及游林泉之樂。天固靳之。不輕以予俗人也。明季江陰有徐霞客者。年少出游。至老始歸。張騫玄裝。足迹未到之處。

皆所經歷。夢中有人截其兩足。以鐵足易之。又有道士貽米一小袋大革囊一。戒毋盡食。食訖袋復滿。囊以作室。且作舟。語似近怪。聞其有書載中外國目擊事。客固無子。其族人秘不肯示人。桐城張少宗伯督學時。鈔得之。凡十餘本。嗚呼如霞客者。豈不謂之地行仙也哉。

南臺大橋

福州南臺海口也。中有洲爲樞關使者署。南北俱有橋。其北皆大石所砌。長數百丈。通輿馬。下百孔。潮汐時至。石上皆蠣封。小舟出入其間。潮平猶高下尺許。擎舟悉婦女。曰曲蹄婆。嫣然少艾。短衫赤腳。賈勇持篙。樞關之南。橋亦數十孔。上鋪木板。寬如北橋。余時奉檄造天津。夥子船造訖已豎。橈文福防廳撤橋木一孔。乃得出。聞今亦易以石矣。世人但傳洛陽橋之勝。余雖未至其地。讀蔡文忠碑記。南臺大橋亦約略相似云。

趵突泉

濟南趵突泉。潔水之源也。讀博物誌云。潔水出歷縣。水湧若輪。今見其泉從地